

国际形势走势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我想就 2007年国际形势走势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际格局发展趋势,可能出现以下特点。一是各大力量齐竞争,发展模式显优劣。美国是处于反恐战争下的增长模式,3%的经济增长中有相当部分是军火工业或安全领域投资拉动的,而与民生改善关系不大。美国外贸赤字和财政赤字持续上升,必然导致美元趋于贬值。2006年美国军费高达4533亿美元,占世界军费的47%,但布什政府2007年还要增加军费。在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美国是唯一进入战争状态的大国,陷入“高成本、低安全”的安全困境。欧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现已扩大到27国,加之欧元升值,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超过30%,领先于美国的28%。我估计,在全球GDP中,2006年欧盟可能上升10%,美国可能下降10%。但2007年欧盟内部矛盾可能增多。俄罗斯正在走能源大国道路,作为世界能源出口国和黄金蕴藏量最大的国家,它将继续利用国际石油、天然气、黄金价格上涨之机增加收入,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将超3000亿美元。日本坚持贸易、科技立国,将继续压低日元,扩大出口,节能创新,加快增长,争取实现未来15年年均GDP增长3.3%的发展速度,2007年在世界GDP中仍可占11%。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将保持10%左右的增长,加之人民币升值,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将超过6%。

二是大国之间无战事,中国安全有隐忧。对中国国家安全来说,目前是远虑大于近忧,内忧多于外患。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中俄关系还会继续向前发展。在美国选举年之前,布什政府对外军事行动将受制于民主党,总体上中美双方都会求稳定,谋发展,这是中美关系的基调,但是不稳定因素也可能增长。目前,东亚大国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出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北约甚至印度要联手迹象。2007年1月,安倍首相出访欧洲的重点是访问北约。北约已从一个保卫成员国安全的组织转向外向型军事

集团,开始在国际上使用多边军事力量。通过在阿富汗的行动,北约部队在历史上第一次深入到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相访问北约自有其特定意义。美国希望以本国为中心形成欧洲北约和亚洲军事同盟的联结。美日军事一体化不断发展,并加紧协商如何应对台海局势。最近,美日一方面要求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另一方面又强化军事保密措施。这些都值得警惕。

三是国际格局在重组,“隐形一极”现雏形。过去在谈论多极化时通常是考虑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力量中心。如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信息网络化社会,在此基础上冒出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的“隐形一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力量中心,而是遍布于世界、集中于中东和中亚地区、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仰为基础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这种幽灵般的“隐形一极”是非政府、非国家、非传统的、松散的一极,可以在国际网络上保持跨国联系和影响,并可以用手机遥控炸弹,是真正可以对美国及其盟国安全造成巨大破坏的力量。它的出现将打破地缘战略、大国均衡、核威慑等许多传统国际战略观念与行为规则,增加国际安全失序、失控的危险。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美国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隐形一极”对抗的两极格局。

第二,关于世界热点问题:两大“热点”撼全球,和谐世界得人心。2007年世界两大“热点”地区仍将是中东和朝鲜半岛。中东出现“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将增加地区的不稳定性。美国原以为只要推翻萨达姆,就可以通过“大中东民主化”,伙同以色列控制整个中东。实际上,伊拉克已经陷入内战,反萨达姆的伊拉克什叶派全面统治伊拉克,未来也可能与什叶派当政的伊朗形成“两伊反美阵线”。伊朗核问题对美国来说甚至比朝鲜核问题还棘手,美国在中东将面临长期的战略困境。由于朝鲜核试验,东北亚局势再度出现痉挛式紧张,2007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朝美能否采取明智之举,共同落实2005年9月19

日“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是未来能否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关键。中国将继续唱响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亚洲的主旋律,努力减少国际对抗与冲突,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关于中日关系前景:上半年改善机遇多,下半年面临考验多。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5周年,上半年温家宝总理将于 4月应邀访日,安倍内阁为争取 7月参议院选举获胜将继续谋求改善同中、韩等邻国关系,但下半年由于有“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 70周年纪念日,如果再碰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可能会“晴转多云”,甚至再度恶化。2006年 10月,中国邀请安倍首相访华

并不表明中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有所改变,但我们也要把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给日本新首相作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我认为,如果今后日本现任领导人还去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不管在任何时间及以任何形式和任何身份,都会影响中日高层互信关系的建立和友好交往。据报道,安倍首相 2007年准备再度访华,并邀请胡锦涛主席于年内访日。如果安倍首相 2007年不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就可乘 2008年中日和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0周年之际争取更大的发展机遇。关于中日之间的东海问题、领土争议等结构性问题,可以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内探讨解决之策。○

已经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世界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对于世界政治现状,存在不少解释模式。现实主义认为多少年来国际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今天的世界与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时期相比甚至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全球化论者看到国际联系的强大力量,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念不同的人最终看到和平与民主的前景;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等等。各种解释模式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很多有益启示,但是其中任何一种都存在力所不及的地方,因为过于简约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日益复杂的世界。世界政治许多问题的界限甚至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可以说非此即彼的世界已逐渐远去。至少 2006年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样的变化。

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曾多经波折,但到今天即使是保守的布什政府也不得不直面中国迅速成长的现实,希望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相关者而承担更多责任。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角色定位,只能从多维度多角度考察才能离实际更近一些。2006年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实际上这是对过去几年双边关系非正常状态的某种修正,只作简单取舍

而跟随美国行事的日本不可能在亚洲取得足够的信任,反而会影响自己国际作用的发挥。英国人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就尽可能避免明显的倾向性,争取左右逢源。萨达姆被处死了,但伊拉克局势并不见好转的迹象,伊拉克人民没有取得胜利,美国也没有取得胜利,当然抵抗力量也没有取得胜利,而整个中东地区依然动荡不安,早些时候的黎以冲突也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拉美地区一些政府对内强调社会公正、关注贫困人口、发展民族经济等措施,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对国际资本实行严格限制政策,更不意味着将出现某种反美联盟。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曾采取直接而强硬的政策推动反恐战争,强调在反恐战争中“不是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美国的敌人一边”。然而,后来情况的发展证明这种政策有明显的局限,简单的敌我区分并不利于解决头绪繁杂的问题,甚至在传统盟国之间也产生了混乱。一段时期,美国愿意用“暴政”或“流氓”等称谓来对待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国家,结果引起更激烈的对抗。朝鲜核试验反映出朝美之间缺少必要的信任,是彼此冲突对抗的深化发展,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对朝强硬政策的失败。